

「读鉴小说轩」

東晉帝國

万乱之中苦撑半壁的正统大业

『八声甘州』：望大江东去聚风云，一笔写春秋。忆钟山迷草，秦淮残梦，衣冠难留。是处朱愁翠苦，莺歌几时休。唯见金陵驿，堂燕孤舟。怎堪八公山下，尽千年草木，投鞭断流。问台城旧事，何事惹哀愁？有乌衣、兰亭顾盼，笑几回，挥袖断吴钩。东山早，有芝兰处，独上石头。

司马皇族大权旁落，

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交替掌政，

或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或各怀私心，相互倾轧，

或觊觎交错，风流俊赏。

他们以智慧与铁血

苦撑江南半壁，

与北方的氏秦、慕容鲜卑集团

争斗、利用、妥协、搏杀，

共同铸就了

一个逊于东周或三国的

乱世风流与耀眼的辉煌。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何宙檣 著

「读鉴小说轩」

東晉帝國

万乱之中苦撑半壁的正统大业

『八声甘州』：

望大江东去聚风云，一笔写春秋。忆钟山

迷草，秦淮残梦，衣冠难留。是处朱愁翠苦，莺歌几时休。

唯见金陵驿，堂燕孤舟。

怎堪八公山下，尽千年草木，

投鞭断流。问台城旧事，何事惹哀愁？有乌衣、兰亭顾盼，

笑几回，挥袖断吴钩。东山早，有芝兰处，独上石头。

司马皇族大权旁落，

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交替掌政，

或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或各怀私心，相互倾轧，

或觊觎交错，风流俊赏。

他们以智慧与铁血

苦撑江南半壁，

与北方的氏秦、

争斗、利用、妥

共同铸就了

不逊于东周或三

乱世风流与耀眼

集团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何宙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晋帝国 / 何宙檣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80-8806-8

I. ①东…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096468号

东晋帝国

作 者 何宙檣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19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十年栉风沐雨，书写一个时代

(代序)

刘宸写

当我得知老友宙檣居然花数年时间，钻进故纸堆，如抽丝剥茧一般，细细整理出一段段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的历史，然后，以小说的形式将它呈现出来时，说实话，我是有点震惊的。

“白话说史”的讲坛文化风靡一时，历史“嗖”的一声飞出尘埃落定的岁月，变得不再端庄厚重。一夜之间，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将呕哑嘲哳的文言文转化为风趣浅易的大白话，无形中降低了学习历史的成本和门槛。需求的降低导致这条生产线从研发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变得不再那么高大上，似乎只要有点文化，又会互联网基本运用，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至少，我从宙檣和他写的这本历史小说《东晋帝国》身上，读出了另一种味道。

就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东晋这个朝代，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激流；表面上流于清谈，实则云波诡谲。论百花齐放，它不如春秋战国；论波澜壮阔，它不如秦汉；论杀伐争雄，它不如三国；论雍容华丽，它不如盛唐；论传奇精妙，它不如两宋；论人事纷争，它不如明清。普遍印象中，这是一段阴柔的、惨淡的，甚至有些醉生梦死的岁月，中华的主流文明被压缩在长江以南，自斟自饮。

东晋芸芸众生，生活在一个四不像的时代，多少风流人物挫骨扬灰，空留故纸堆中毫无温度的名姓……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很难在浩瀚的阅读材料中找到一本佳作。幸好，宙檣以他的才情和笔力，及时填补了这个空白。

关于宙檣，有必要多说两句。

我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彼时我还在山城跑文化。在一次奥运冠军的活动间隙,邂逅了时为青年体育记者的宙檣。行话讲,文体不分家,我二人就此结缘。

逐渐,我发现这个略小的兄弟虽看上去文弱,内心却无比强大。他有一个最大的,在我看来也是最优秀的特质,就是坚持。

大概在2005年,一帮志趣相投的江湖文骚墨客组建了“重庆森林”QQ群,并推举我为群主。每次组局,我总不忘打电话邀宙檣出来一叙。可十次有八次,他总在说“忙,哥子你们慢慢喝”。剩余两次,不是说“我在写稿子”,便是悄悄告诉我:“我在写小说。”

媒体圈里有才情的人多如牛毛,想要靠写字混出个名堂,真的要看运气。我从未上心,想过宙檣终有一天会初心不改,成就自己。

人事音书,辗转浮沉。就这样一晃近十年,我兜了一圈儿之后回到原点,从事文化娱乐研究和影视制作的工作。至于宙檣,也从媒体江湖悄然退隐,成为一个美其名曰的自由职业者,安静而沉默地耕种着自己不为人知的三分田地。

十年,“重庆森林”的主要联络阵地早已从QQ群转移到微信群。今年年初,为庆祝“重庆森林”成立十周年,一帮昔日弟兄齐聚畅饮。在大家的再三“拷问”下,游离多年的宙檣自爆“我的小说处女作快出版了”。一时,众皆惊愕,特别是当他告诉我们所书首部小说是冷门的历史小说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可又一想,十年磨一剑,这不正符合宙檣一贯的为事风格吗?陶渊明曰:“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他多像从他写的那个东晋年代缓步走来的一位心怀天地的人物。

歌德说:“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希望宙檣的这本不算长的《东晋帝国》能够打开你我内心的一扇门,兴趣盎然地推开它,披星戴月,走入那个去日已久、星汉灿烂的时代。也希望宙檣继续坚持他的文学理想,让心头那撮微小却又疯狂的火苗,扑哧扑哧,烧个不停。

刘宸写(资深娱乐策划人、电影制片人)

目 录

第一卷 建康风云

一 南渡南渡！风云际会大业兴	3
二 乌衣阳谋，一马化为龙	10
三 危机四伏，王马共天下	20
四 血雨腥风，王敦兵下石头城	28
五 智斗权奸，司马绍棋高一着	38
六 谁主沉浮，暗流涌动下的建康	48
七 佳偶天成，秦淮河水波不惊	59
八 青溪欢宴，桓温野心初显	68
九 曲水流觞，谢安咏心志	77

第二卷 桓温专权

一〇 兴兵北伐，长安近在咫尺	87
----------------------	----

一一	悠然咏絮,乐不忘忧隐东山	94
一二	进退之间,安石不出苍生苦	102
一三	太阿出鞘,谢玄智取司马勋	107
一四	枋头大战,桓温功亏一篑	116
一五	道韞出阁,谢安戏耍大司马	124
一六	废立须臾,桓温的自救	132
一七	新亭之约,权臣的末路	138
一八	珠联璧合,谢玄请缨镇广陵	147

第三卷 淝水雄风

一九	困守襄阳,朱序的铁血丹心	157
二〇	淮南大捷,北府兵初试锋芒	164
二一	力排众议,大秦天王一意孤行	170
二二	黑云压城,太平宰相乐逍遥	178
二三	纹秤论道,谢安巧布三路兵	183
二四	夜袭洛涧,晋兵先胜一筹	189
二五	欲擒故纵,焦灼的八公山	196
二六	秦兵败亦!淝水雄兵起苍黄	202
二七	徒劳无功,谢安进退两难	209

第四卷 夕阳天远

二八	邺城乱局,朱序血染五桥泽	219
二九	鸟尽弓藏,谢安罢官明心志	225
三〇	归去来兮,谢安隐退广陵	230
三一	西望长安,五将山前泪断肠	237
三二	独啸长风,独忆东山不可得	245
三三	风流已逝,雨打风吹成一梦	251
	尾 声	259

第一卷 建康风云

一 南渡南渡！风云际会大业兴

“急报！急报！”东都洛阳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宵禁，一骑快马突然从南边宣阳门疾驰而入。

晋永兴之年(304)，入秋的第一场雨刚刚收住，地上的水花又一次被溅开来。道旁正在拾掇铺子的小贩一脸麻木。对他们来说，午夜前后御街上突然跑过传递军情的驿卒或甲士早已不稀罕——皇帝成了摆设，朝臣忙于清谈，野心家们纷纷亮相，他们挥舞刀剑，瞄准了昔日的手足，为了权力，大肆杀戮，差不多每年都要死掉几位亲王。在过去的十四年里，宣皇帝司马懿、文皇帝司马昭的五位兄弟及子孙已送掉了性命。

杀归杀，闹归闹，这些亲王基本的规矩还是要讲，尽管宝座上那位皇帝，脑袋不是太灵光。

这位全身铠甲的武士径直来到司空府上。身为司空的司马越好像一直在等这个人，迫不及待迎了上去：“邺城可有消息？”

“皇太弟近日愈发放肆，时有僭越之举，车驾仪从已超过天子。”

“好，好得很！只一条就可定他的死罪。”司马越双掌相击，“我明日就上奏天子，定他个谋逆之罪。”

“可皇太弟坐镇邺城，就是为了避刀剑而遥控京师，他肯束手就擒？”送信人有一丝犹疑。

“我奉天子之命以问罪诸侯，顺应天理，他岂敢违抗？”司马越摸着颌下浓密的胡须，有些得意。

司马越，本是宣皇帝之弟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授爵东海王，加司空，又因擒拿长沙王司马乂有功被封为尚书令。皇太弟，即成都王司马颖，武帝司马炎第十六子，在赵王司马伦之乱中施行仁义，不居功，颇得朝野推崇，实力日渐雄厚，日子一长，逐渐目无朝廷，有了野心，引起各路亲王的不安。司马越对这个依着辈分来说还得管自己叫“叔”的年轻人一直很忌惮，故在其驻地邺城安插了眼线。

次日早朝，司马越第一个上奏，向当朝皇帝司马衷大谈了一通“放皇太弟外镇，无异于养虎喂狼，若等其羽翼丰满，则难以剿除，不如先发制人，以‘僭越天子当问罪’为名讨之”。司马衷双目无神，一脸无辜，未置可否。

这时，官拜太宰的河间王司马颙走上前来：“东海王所言极是，皇太弟数月来

的所作所为的确有负圣恩,发兵问罪势在必行。”

“且慢!”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司马越一看,是太常郭璞。此人极善占卜,颇有名头。“据臣所知,皇太弟在邺城深得人心,且兵精粮足,京师驻军劳损经年,贸然出兵只怕胜算不大,恐徒伤士气。另,臣这些天还无意听到了一首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内心忐忑,只怕要应在皇室宗亲身上。”

“哼,太常此语莫非是要助长叛逆之心?陛下以万金之躯亲临前敌,又有司空东海王统军,皇太弟不过一乳臭未干小儿,必束手就擒。”司马颢斜眼看了看郭璞,“陛下,太常郭璞质疑圣聪,听信市井妖言,分明是叛逆一党,请降旨问罪。”

“嗯,太宰所言不虚,那……”皇帝冷不丁冒了句正常的话,倒让满朝大臣深感意外,台阙下的司马越早年曾入宫服侍过司马衷,知道他是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没个准儿,若不乘着他明白的时候把话说完,之后就真的是对牛弹琴了。他赶紧奏道:“陛下,郭太常之言虽不中听,但念其忠心为国,累日主掌祭祀有功,权且记下此过。”

话一出口,司马越便后悔了,他知道司马衷简单地回答“好”或“不好”没问题,若让他判断是非则太难了。果然,傻皇帝呆在了那儿,咧着嘴,瞧瞧司马越,又看看司马颢。

司马颢发话了:“陛下有好生之德,既如此,将郭璞削职为民,即日离京。讨伐皇太弟一事,由司空东海王全权处理,陛下将御驾亲征。”

司马越恨得牙根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司马颢居然擅自专断让皇帝御驾出征,分明是想坐收渔利,可他身为太宰,可统管家族事务,当初力主封成都王为皇太弟的是他,如今要问罪的也是他,翻雨覆云可见一斑。

三日后,讨逆大军开拔,司马越任大都督,司徒王戎、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襄阳王司马范、右仆射荀藩、右卫将军陈眕等护卫着傻皇帝,领军十五万杀奔邺城。

出兵当晚扎营,司马越请来尚书仆射王衍、散骑常侍琅琊王司马睿等亲信饮酒。几杯酒下肚,司马越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夷甫(王衍)、景文(司马睿),有一件事我老是放不下,你们来替我想想。郭璞数日前曾在朝堂上说有童谣唱‘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将应在皇室宗亲身上,这作何解释?”

二十九岁的司马睿是宣皇帝第五子琅琊王司马伷的嫡长孙,是世袭的王爵,尊贵程度盖过司马越,然而由于其父司马觐早亡,琅琊王这一支显得默默无闻,自十五岁继承王位以来,司马睿鲜于露脸,再加上自身恭谨谦卑,喜怒不形于色,很得宗室赞许。因琅琊国和东海国邻近,司马越也格外重视这个侄子,但凡有饮宴总爱拉司马睿来作陪。当然,司马越也有自己的心思,他是远亲,要想在洛阳谋得一席之地,必须得有皇帝的嫡亲为他撑腰,其他近亲,眼角都挑得高高的,不拿正眼瞧他,唯独这个司马睿,见到他很亲热,这让司马越心里逐渐有了底。不过,

在司马越面前,司马睿毕竟是晚辈,不好直接作答,他很乖巧地看了一眼王衍,这也是司马越很欣赏他的地方。

王衍一向以清流自居,好讲玄理,人称“口中雌黄”,又仗着资历,颇为自得,他微呷了一口酒:“殿下,虽是小儿胡话,却也有些道理,‘五马’不正应在本次出征的诸王身上?加您一共五位。‘渡江’者,奔建邺也,化为‘龙’,乃称霸之道。您可要三思啊!”说着,他向着司马越微微一欠身。“臣还听说,太康年间,江南有童谣‘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还说‘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一切统统指向江南会有变数啊!”

“哦?”也许是王衍说出了自己内心想说但不便说的话,司马越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愣在那里。一旁的司马睿也觉得头皮一紧,埋下头不作声。

“皇族宗亲甚多,怎知就一定应在我身上?景文倒是更合适啊!”司马越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王叔吓煞小侄了,我只求旦夕苟活,焉有非分之想?”司马睿冷汗直流,伏地便拜。司马越见状大笑,赶紧扶起司马睿:“一句玩笑,景文何必如此?”

“殿下,世间之事,天命固不可违,更兼人为。今您领兵讨伐皇太弟,正是建功之际,何不伺机而动?既有童谣相传,南方之事不妨早作打算,或先遣一二心腹渡江做准备。依臣看,不仅皇太弟,太宰河间王也是暗藏杀机,中原干戈一两年内不会停息;北方匈奴刘渊亦非久居人下之辈,一向虎视中原。居建邺则可依大江天险,不失为孙仲谋霸王之业。”

别看王衍平时尽说些玄之又玄的义理,今日对大势的一番纵论却让司马越频频点头,他压低了声音:“若我为孙仲谋,卿当是鲁子敬。”

邺城,皇太弟的府上早乱成了一锅粥,司马颖瞧了瞧身边的谋士武将,连连摇头:“唉!是我失于计较了,以为远在邺城就可控制我那个白痴哥哥,没想到平日里两个浑浑噩噩的老头子(司马颙和司马越)竟要起兵伐我,邺城怕是保不住了!”

“殿下,就算我们再有理,如今是天子亲征,刀兵相向乃是大逆不道,只有缟素出迎,请求天子从轻发落才是正理。”说这话的是正在邺城守母丧的东安王司马繇,论辈分,他是正在司马越军中的司马睿的亲叔叔。

“从轻发落?我那皇兄若清醒,我自是无碍,就怕他糊涂!况且有人正要害我,怎会让他清醒?听说你侄子也随军而来,该不是你也有二心了吧?”司马颖猛然想起这一档子事,正好把气撒到司马繇身上。

司马繇回邺城已近两年,这半年来与皇太弟时常接触,发现此人平素还算正常,深得河北民望,但犯起浑来九牛难拽。深知皇太弟秉性的他连声言道:“不敢,不敢。”赶紧退下。

司马颖麾下多是热血之士，主战的占多数，他便安排奋武将军石超统兵出战。

永兴元年(304)七月，两军相遇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司马越统率的王师中了埋伏，一败涂地。

战前，司马睿想立些军功，主动请缨上阵，司马越思索再三，安排他与豫章王司马炽一道担任救应。怎奈前军溃散，司马睿不能禁止，只好拉着司马炽一道收拾残兵往下败。这位豫章王是先帝第二十五子，自幼懦弱胆小，自打一上了疆场，脚脖子就直打战。一听要后撤，第一个掉转了马头。他们正在打听各路败兵的逃向，右侧一阵大乱，一彪人马杀到，看旗号，是石超手下的精锐，个个矫健。司马炽正愁没个借口溜掉，赶紧一甩鞭子：“要命啊，琅琊王兄，我先走了。”说罢，一打马屁股，蹿出老远。

司马睿表面平静，心里也有些发憊，司马炽跑得比兔子还快，他现在成了这支接应部队的唯一统帅，要是他也逃了，司马家族的脸面何存？司马睿平日也习过骑射，甚至和手下较量过剑术，但那都是走走过场，何况手下还让着自己，而今天眼前这些如狼似虎的甲兵，手里都端着明晃晃的钢刀长枪，他的手顿时有些不听使唤，想拔出佩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

有个甲兵瞄准了司马睿，见他的动作僵硬，认定是个嫩角，一声狞笑，长枪径直刺了过来。拔剑迎敌来不及了，司马睿急中生智，双腿狠命一夹马的腹部，那马感觉下腹部一阵酸痛，迈开四蹄，竟“突突突”地朝着对方撞了过去。

那甲兵没料到司马睿会直冲过来“送死”，马到跟前，他慌了神，身子下意识地一让，闪开一条道，司马睿连人带马冲了过去，直奔邺城。

甲兵回过神来，见司马睿居然跑向邺城，大喜过望，招呼同伴紧追不舍。司马睿在前头跑了一阵发觉方向不对，一打马想奔向另一条道。那马前蹄站住，后蹄撒开，就地转了大半圈，待再要迈步，蹄子一软，整个身子扑在了地上，司马睿也被扔了下来。

追兵就在不远处，司马睿顾不得疼痛，猛地起身，拖着伤腿往前奔，一瞬间，力气和胆量都上来了，他拔出佩剑，半转身横在身前自卫。

“琅琊王，赶快上马！”耳畔传来一个声音，司马睿抬起惊恐的眼睛四望，发现左侧一片茂密的松林边上有一骑马奔了过来，速度极快。“这人怎么认得我？”司马睿怀疑自己听错了。

那人转眼到了眼前，甩镫下马，递过马鞭，“请王爷赶快骑上我的马！”这声音里居然带有一丝不在乎。“那你……”司马睿有些迟疑，他注意到来人面色白润，头戴卷梁冠。“您就别管我了，我这是‘踏雪飞燕’，日行八百里的宝马。”追兵逼近，司马睿不再推托，从那人手中接过马鞭，翻身上马，甩手一鞭，那匹马如流星一般划过原野。

跑了好一阵，司马睿觉得身后没有了马蹄声，才让座下马放慢了节奏，他只觉

得随着马的节奏,身子不断摇晃,眼前直冒金星,赶紧跳下马。站定后,头倚在马鞍桥上,长出了一口气。

司马睿这才注意到,这匹马除了四蹄末端各有一撮白毛,两肋下各一处条纹状的花斑,其余地方都是乌黑一片。“难怪叫‘踏雪飞燕’,妙哉!奇哉!”司马睿也是爱马之人,但凡见到一匹良驹便不忘夸赞品玩一番。突然,他又想起那位借马之人:“跑得匆忙,忘记问那人姓名,只怕已是凶多吉少。”司马睿不免有些伤感。

前面不远处已是洛阳军队的营垒,司马睿见到了司徒王戎、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几位,一问才知道,傻皇帝被石超虏进了邺城,东海王司马越等人也不知去向。

几位亲王正在为傻皇帝的生死而焦虑,有邺城甲士带来了皇帝的诏书,大意是让双方停止交战,都进邺城回话。大家心里明白:这是皇太弟的主意。不过诏书上有玉玺,不去就是抗旨不遵。回想起半个月前出洛阳时那股志在必得的劲儿,现在谁也提不起精神了。

进入邺城,皇太弟根本没接见诸位宗室,只是安排他们集中住在驿馆。在驿馆,司马睿意外地见到了借给他马的那位先生,他还是一副沉稳的样子,面带微笑,手里梳理着细长的胡须。司马睿几步上前纳头便拜:“若不是先生,司马睿这条命就算搭上了,请受我一拜!”

“琅琊王快快请起,举手之劳耳。”

“敢问先生大名,怎的认得小王?在借马给我后又如何逃离虎口?”司马睿这时的内心,一半是受宠若惊,一半是如坠云雾。他觉得这个书生模样的人居然可以在两军阵前潇洒来去,简直是神人一般,所以很好奇,追问个不停。

“在下王导王茂弘,官拜东海王参军。”

“哦?莫不是被誉为‘将相之器’的琅琊王阿龙?”

“‘琅琊王阿龙’正是,‘将相之器’岂敢!”王导连连摆手。

“久闻先生贤名,景文早想一见,不料今日在这般情形下两度相见,实乃上天眷宠。”司马睿口称表字,以示对王导的尊敬,按理他应该先说自己的爵位。

王导大受感动,深施一礼:“茂弘何人,敢劳琅琊王如此抬爱。说起来,臣与殿下还是同乡呢!”

王导这一不寻常的幽默,逗乐了司马睿。一论年庚,二人同岁,越发亲密。按说司马睿贵为一藩之主,应该不会对郡内贤士陌生。只因他与其他藩王不同,每日想的不是广结高士,招兵买马,只是一味地恪守儒家仁义,克己复礼,交游寥寥,故而并无多少亲信幕僚。王导早年成名,遵循家族大业,认定入仕这条路,司马家族这帮子弟在王导心中一如酒囊饭袋,却唯独看好同在琅琊的司马睿,此番义借良驹助其脱险,正是他的巧妙安排。至于皇太弟,素知琅琊王家的大名,是断然不

敢为难王导的。

荡阴一战，王师惨败，皇帝做了俘虏，皇太弟乐上了天。回过头来他又嫉恨起曾劝他投降的东安王司马繇，竟暗里处死了他，还打算问罪司马睿。

司马睿有点缺心眼，王导可不是糊涂蛋，他断定皇太弟没安好心，劝说司马睿连夜逃回了自己的封地琅琊国。

回过头再说司马越，荡阴之败并未打击到他的有生力量。半年后，他卷土重来，抓住皇太弟与河间王的内耗，各个击破，并毒杀了傻皇帝司马衷，立豫章王司马炽为帝，一时权倾朝野。

这时，已官拜太尉的王衍，又一次向司马越提及“渡江”一事：“固然您已官居丞相，都督六州军事，关东、中原名士争相来投，但中原之势已败，若想成霸业，实是困难。某之前劝说王爷移驻建邺，仅是一策，不如东连滨海青州，西连江汉荆州，与建邺成犄角之势，可控大江。”王衍挥动着一根麈尾慢条斯理地说。

“话虽如此，我若轻动，只怕中原要乱啊，而且你也知当今天子对我很是忌惮。”司马越皱起了眉头，“以我之见，莫如派遣一人南渡大江代我兴事，只是仓促之间，我在哪里找这个人啊？”

“人倒是有的。”王衍的小眼珠转了一下，“我弟王澄，族弟王敦足可领任荆州、青州。”剩下半句王衍没说，司马越听出他这是要自荐前往建邺，心里不禁暗骂：“你想狡兔三窟，都安插上你们王家的人？休想！”不过脸上还是很平静，“夷甫果然高见，容我再想想。”

王衍吃了个闭门羹，心头不悦，回到住处喝闷酒，叫王澄、王敦来作陪，几杯酒下肚，王衍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都说了。王敦是个精明的人，当时满口应承，立誓“定不负太尉”，他转回头就去找与自己关系最好的族弟王导商量。

“这事咱们得好好计划一下，太尉的意思让我去青州，我总觉得此地孤悬于外，刘渊、王弥等辈无不觊觎，还是下扬州的好。”

王敦比王导大十岁，在家族同辈人中颇有见识，但他对更年轻的王导格外欣赏，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商量。

王导看了一眼族兄：“看来你我弟兄不谋而合，扬州以建邺为根本，在建邺站住脚，依仗江南富庶之地，招贤纳士，又有天堑，足可成就一番事业。太尉推举你去青州，是他自己眼红建邺罢了。”

“哎哟，这么说好处都让他占了？”

“无妨，依丞相的个性，断然不会立刻答应，这正是你我兄弟的机会，不过……”

话音未落，有人推门而入：“好哇，你们居然在这里图谋不轨，待我去向丞相、太尉自首去。”

二王吓了一跳，王敦立时拔剑在手，借着灯光才看清是堂弟王旷。

“贤弟吓死我了,这种话怎能喧哗出来?”王导赶紧关上了门。

“哈哈,既做大事,何必胆怯?”王旷笑道,“反正这事我是知道了,算我一份如何?”

王导尚在犹豫,王敦“砰”的一声将拳头砸在几案上,半跪下,压低声音说:“如果你尚念及同宗情谊,告诉我,你听到了多少?”

王旷没接王敦的话,转过头反问王导:“茂弘兄,下建邺一事,非得请出司马家的人不可呀?”

王导知道王旷曾做过丹阳太守,熟知江南人情,便叹了口气,双手握在一处:“看来,贤弟已明白我的想法,但不知是哪个?”

“琅琊王司马睿!”王旷话一出口,王导“哎呀”一声左手扯住王旷,右手拉出王敦,“我王家的富贵生死,在此一举!”

数日后的一个上午,洛阳的丞相府上来了一匹“踏雪飞燕”马。这时节,丞相上朝去了,来的人找谁呢?

里间,年轻的丞相夫人、东海王妃裴氏正抚弄着一只白色的小猫,客席上一人探身而坐,正说着什么。

“景文啊,难得你一片孝心,王爷也常念叨你,只是你知道妇孺概不议论国政,我贸然向王爷举荐你前往建邺,似有不妥。”

“哦,这里还有四只鲜卑的大参,前些日子托了并州刘琨购得,景文不敢独享,知丞相为着国事昼夜操劳,夫人也跟着操心,一并送来孝敬丞相和夫人。”

“这如何使得,景文太客气啦。”裴妃嘴上推托,还是接过了礼盒,“这事不能直接说,你也知丞相是个直脾气,待我找个别的机会与你试试。”司马睿连忙起身行礼。

丞相府门外,司马睿擦了擦汗,这才发现里衣已湿透,这种事儿他是第一次做,尽管面对的是王妃,还是紧张得不行。他从袖子里掏出那枚几乎把玩了一天的龟壳,这是五日前王导托人带到下邳(琅琊国治所)给他的,他琢磨了半晌,才悟出“归来”的含义。

第二天,他就赶往洛阳,与王导兄弟见面,定下了裴妃这条门路。

也亏得平日里司马睿奉行孝道,裴妃对他印象不错,再加上几分厚礼,几阵枕旁风。三日过后,诏书下,以皇帝的名义,加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王敦受封扬州刺史,一同前往建邺(扬州的治所),募集江南勇士,伺机北上勤王。

清晨,瓜洲渡口,几条大船正停泊在此,司马睿和幕僚谢裒立在船头,欣赏着初秋的晨晖。

“唉!你我如今就像这奔流入海的大江,怕是今生再难回中原。”司马睿一阵

感慨。

“殿下何故如此悲伤？想这次渡江南下，定是丞相的重托，我等当立住脚跟，厉兵秣马，积草屯粮，日后北上勤王，大功一件哪！”谢裒不解。

“你哪里知道，丞相是让我先为他在建邺打前站，日后中原若事有不济，他则做孙仲谋。对于江南，我一无所知，若不是王茂弘兄弟诸人……唉！茂弘还在洛阳呢！”司马睿一阵失落。

正在这时，江面划来一只小舟，上面有一人正挥手致意：“琅琊王，等一等，王导来也！”

司马睿没想到远在洛阳的王导会突然出现在江上，喜出望外，赶紧让人将船迎上去。

王导上得大船，二话不说，先掏出一纸绢帛：“殿下，丞相有密诏，让您到建邺后，先联络豪门大族，征集钱粮，专供洛阳之用，征兵一事可暂缓。”

“这……江南高门，素昧平生，想我不过一镇藩王，张口就向人家要钱要粮，只怕不妥。”

王导从容地收好诏书：“殿下，丞相此番让您南渡，真可谓困龙入海，莫若就此以建邺为家，另立一方基业。”

“万万使不得，当今天子尚在洛阳……”

“哎呀，时机已到，这正是上天赐江南于您，王导兄弟愿终生相随，请王爷开船！”王导往后一招手，仿佛一个手势，王敦船上顿时旌旗挥舞。王敦站在船头，拱手行礼：“殿下，处仲为扬州刺史，手下兵马听任差遣！”说罢，各船将士齐齐跪下。

司马睿不再言语，他系上谢裒递过的披风，向前抬了抬手，恰好刮过一阵风，船上大旗猎猎而起。

不久，自称汉王的匈奴贵族刘渊正式称帝，派遣大将石勒、皇子刘聪兵进山西，掀开了永嘉之乱的序幕。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中原大族纷纷举家南迁，这便是有名的“永嘉南渡”。

还是在瓜洲渡口，一条大船上，汝南周顗、颍川庾琛、谯国桓彝，他们齐齐望着南方的天际，脑海中涌起无限遐思。

二 乌衣阳谋，一马化为龙

当最后一丝暑气褪尽，雨水畅快地撒向大地，又一季的秋来到了江南。